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四五〇回 欽使遙臨瑯琊稅駕 高賢蒞止蓬蓽生輝

話說施公出了驛館，向街坊上走去，原來這館驛的地方就喚做瑯琊驛，也是六街三市，頗為熱鬧。施公在街上閒逛了一回，只見人煙稠密，甚是齊整。因信步走去，不覺走了二三里地，卻離街坊已遠。但見前面一座大樹林，當此暮春天氣，樹木正旺之時，遠遠看見，好不可愛。又當麥苗欲秀，遍地生氣勃勃，更夾著那些桃紅柳綠，實在是春景怡人。施公心下頗為適意，因慢慢向著那大樹林走去，不一會已走至樹林前面。但見林外現出一所大村落，有數間房屋。施公便穿林而過，到了村口，又見村莊迎面一條護莊河，旁邊支著一道小板橋，便於來往出入。河堤一帶，栽著許多垂柳，更夾著許多桃花，真是別饒風趣。施公看罷，又向村中那一帶房屋看去，又見迎面朝南有一道大門，周圍一帶垣牆，約有一二里方圓光景。在莊房裡面，西北角有一座茅亭，高露牆腰，裡面陳設卻看不清楚。茅亭四面，好像是一座花園。那一帶房屋甚是造得清爽齊整。

施公看罷，羨慕之至，意欲過小橋遊玩一回，又恐人地生疏，不敢冒昧前去；意欲回去，又想到花園中遊玩一番。正在斟酌行止，忽見從門內竄出好幾只狗來，一見施公，便狺狺亂吠；接著有一個蒼髯老者走了出來。施公將他上下一看，但見他身穿的一件土布夾衫，腳踏芒鞋，手攜竹杖，頗有隱士之風。

那老者一聞狗吠，知道有生人前來，趕緊出來。一見施公站在村口徘徊觀望，他便將施公細細打量一番。覺得施公形容雖然生得古怪，卻有一派正氣，與俗不同。他便上前說道：「老先生請了！小莊僻陋無華，老先生何不請至敝莊暫駐芳蹤？何事站立橋畔，觀望徘徊呢？」施公見老者前來招呼，且聽他言語不俗，也就趕著應道：「豈敢豈敢！只因某路經貴地，偶爾鬧游，不期信步而來，得瞻風彩。某因愛尊居如此清雅，真是城市山林；亟擬進府奉拜，又恐素昧平生，不敢造次，所以在此徘徊觀望。不期老先生賜教，施某真是萬幸了。」施公因羨慕他人品又好，地方又好，不意將自己姓名，忽然道出。所謂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」。那老者聽施公說出「施某」兩字，凝了回神，不禁正色說道：「老先生得毋總漕施公麼？」施公見自己為人家識破，不能隱瞞，只得說道：「漕督使者，便是施某。」那老者聽說，便急向施公道：「某僻居村落，不知欽使遙臨，有失迎迓，罪何可及。敝廬侷促，不知台駕尚肯惠臨一敘否？」施公道：「亟擬進廬，不敢造次。既承相召，幸何如之。」那老者見施公答應，當下喜悅非常，便向施公道：「既蒙辱臨，某當領道。」說著，就引施公過了小橋，不一刻已到莊門，只見有兩個莊丁，站在莊門兩旁，鞠躬伺候。那老者並不向莊丁言語，一直領著施公，進了莊門。

施公進內，走了兩進房屋，從東南角門內走進去，便是一座小小花園。其中雖無玲瓏山石，卻竹籬茅舍，瀟灑出塵。中間有一條曲徑，兩旁編著一路的甕眼籬笆；走過曲徑，便是朝南一座五開間的一所竹屋，甚是寬敞潔淨。那老者邀施公入內，兩人站定，便行了禮，即讓施公坐下。施公也不過於謙讓，就客位坐了下來。這才向那老者說道：「施某荒唐之至，雖承雅愛，還不曾動問上姓大名，疏忽之處，務求寬宥。」老者亦謝道：「某姓呂名煥，賤字雲章，曾中丁酉科進士，世居於此二賢村。只因無志功名，告老致仕，守兩畝園田，免得與人爭名奪利。」施公道：「據老先生所言，真是勘破俗塵，安享田園之樂，可羨可羨！」呂雲章道：「豈敢豈敢！不過聊以守拙而已。」

豈似大人興利除害，救弱鋤強，為國家棟樑，功在社稷，德被生民呢？」說著，有莊丁獻上茶來。那呂雲章一面讓茶，一面招呼莊丁備酒。莊丁答應。呂雲章又向施公道：「某久聞大名，如雷貫耳，亟欲趨謁，恨無緣可入；今幸得見顏色，真乃識荆有幸了。但不知大人此次駕經敝地，還是進京陛見？還是公幹到此呢？」施公道：「某因去歲奉旨陛見，入覲天顏之後，又奉旨仍回本任。現在道經貴地，是往淮安回任。因連日車馬勞頓，暫息征塵；又因天朗氣清，故此偶爾出遊，不期得遇老先生，並瞻仰華莊之盛，某亦是喜出望外了。但老先生有幾位世兄？想皆是清貴之品，可能請出一見麼？」呂雲章道：「有三個豚兒：長名沛，係前科的舉人；次名濟，曾補縣學生員；三名泗，尚在幼讀。本當喚出來謁見，只因長次兩子，皆就館於外，使他們借此閱歷；少子因連日感冒風寒，不堪出見，容日再令其竭忱恭叩便了。」施公道：「有老先生家學淵源，三位令郎，某雖不見，可想其飽學了。」呂雲章道：「辱承雅愛，又何敢當？所幸三子皆守書本，幸能遵守成規，謹法而已；其他也就毫無所知矣！」施公見說這番話，於是又問道：「此時沂州府知府秦霽仁老先生，想是常見的了。」雲章道：「秦太尊自去歲到任後，承他到敝莊拜過一次，今年彼此循俗例，互相賀了個年節；此外如宴會等事，皆未與列，某亦不願與官府往來。並非某故事耿介，只因敝族親友甚多，保無有詞訟事件。他們一見某平時與本地父母官時常往來，設若遇有事故，必致前來請托。某如不應，勢必有拂親友之情；若竟答應，今日你來，明日他至，不但煩勞之至，且於某聲名有礙。存了這個心志，就是親友之類，也不甚相怪於某。某若遇有地方上興利除弊之事，某亦不敢坐視不言。倒也要挺身而出，幫同料理。可謂公事則與聞，私事則不敢稍涉。也幸好這秦太尊亦復是個良吏。更此間民俗質樸，亦不難治。」施公聽說，又著實稱贊一番。此時已有晌午，莊丁已將酒飯擺上。呂雲章就請施公入座，就此賓主二人，施公坐了首位，呂雲章在對面相陪。施公先道了謝，然後舉杯飲酒。

不一時酒飯已畢，淨面漱口，又飲了兩杯茶。呂雲章即請施公到他花園內，遊玩一會。但見插竹編籬，豆棚瓜架之外，也有些四時不謝之花，頗為雅潔；又在草亭上坐了片刻，但聞有朗朗讀書之聲，又有琴聲自牆外而至。施公便問道：「讀書之聲，想係令孫輩在館中所讀；這琴聲又從何處而來呢？」呂雲章道：「只因幼女淑蘭，酷好絲桐，想是她在這裡胡亂撥弄的。」施公聽說，又復稱羨不已。各處遊玩一遍，施公便道謝告辭。呂雲章只得將施公送至莊口，躬身一揖而別。施公仍走原處，穿入樹林，忽從後面有一人，在施公腿上盡力打了一棍，將施公打倒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